

乾

隆

鄞

縣

志

鄞縣志卷二十三

金石

鄞道元水經注多敘漢魏碑碣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亦錄晉祠銘輿地之書兼及金石自昔然矣鄞之碑刻見於趙明誠土象之所錄者有李陽冰韓擇木徐季海柳公權諸蹟久失其傳卽趙松雪七觀帖向在郡齋今亦無有存者雲烟過眼不獨書畫真迹爲然也茲據其見存者唐宋元凡五十餘通錄其全文以備參攷明碑八十餘通時代未久但存其目而已古碑雖失傳仍附見名目於卷末因舊刻之淪亡益知今所存者之當寶貴也

唐

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并後記秘書省正字郎萬齊融撰趙州刺史徐嶠之書大和七年十二月順陽范的重書并篆

額在育王寺

大唐越州都督府鄞縣阿育王寺常住田碑我聞語寂滅者本之以不生而菩薩不能去資生立法談逍遙者存之於無待而神人不能亡有待爲煩吉祥之降帝農教以未報蒼靈之下后稷俾其播種故維摩之毘耶稽首持鉢尚詣於香積釋迦之給孤洗足著衣猶乞食於舍衛是知夫食者不獨乎人天農者豈惟乎政本阿育王靈塔寺者晉義熙元年之所置也昔孔雀氏宿童子之因果當金人之授記暨鐵輪位正寶塔功成計鳥道之千里占人翼之一勝夜叉密跡以飛行神僧護影而圍繞雖方壇氣象已萌青石之符而員頂光明未質白雲之狀逆觀音應現而指迷利賓虛求以昭發全身踊出僊如多寶之音一爪圓開宛是樓那之相神其不滅道在茲乎晉安帝允釐三才成就六度聿圖蘭若式印招提景行阿育王故以育王靈塔爲稱首徒觀夫輪奐

規矩鉤繩初製珠軒翠檻延袤中霄玉甃金池周羅上
界環海之下流元氣大地為衣圍山之上結太清諸天
作蓋信方廣一都之會也左赤岸而十里右青田而一
曲霞標莽蒼幽幽迷鬼谷之祠日利晶明的的識大人
之館天花未雨宿傳龍界之香地賴無風時起魚山之
梵則知定光諸佛悔天台之赤城羅漢羣仙謬崑崙之
元圃口口法惟神投道乃人宏向使輪柯王昧巴連之
因初徵此塔迦葉佛晦閻浮之跡殆曠茲山蓋虛明之
絕境不可得而思議者也粵寺東十五里塔墅常住田
者宋元嘉二年奉命之所立也宋文帝乘錄御乾作娑
羅之外護感闍耶子砂縵之供制賜是田梁武皇握樞
臨極為寶應之下生見阿育王金粟之果勅獨其賦日
月盈止既有命以自天陵谷迭居終不動其如地梁普
通中沙門僧綬茲寺之應真也以發行爲道場以直心
爲淨土聞純隨良田之喻遂篤志焉既種既戒載芟載
汜察地道之化成觀天道之人虛已淨心紬茲惠業披衣
以常住名焉次有僧濟上人虛已淨心紬茲惠業披衣
畫其勝埒持戒整其疆畔苗而不秀有根何及逮陳隋
之季喪亂荐臻農野蕭條鞠爲茂草我皇家執大象乘
飛龍陟不上帝之耿命紹復先王之業有山棲曠和
上道尊人傑德貴天師中宗孝和皇帝親降璽書願同
金鞞擊鼓而陳其入國造船而捧其登座故知二乘行

道口口朱口四果適時選陸紫殿雖植衆德本作南山
 之福田種善根存東臯之淨業初湖之左右夾壤二
 區榛梗始艾蓄畚彙立僧徒理勝力未瞻農童牧因間
 私竊種藝和上表蒙俗之貪垢負冥期之幽報乃推湖
 西易龍讓爲開田數諍歸之春稅就給唯割湖東十頃
 復古賜地窮海北漸曾山南龍樓子根盤以東時富都
 股引而西注真陸水膏腴之沃壤實神靈滋液之奧區
 於是奠其畛畷乎其版籍農野罷侵田峻至喜人到於
 今稱焉前寺主簡皎二法師僧祇之龍象也就先疇之
 畝畝教老農之底績蕪事作製涼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搖
 未成生涯共盡流沙忽去荒涼紫陌之田影壁空存搖
 落青園之寺可爲長太息者矣有惠炬闍梨德業淳修
 曾統綱領道勝之韻生而能言禪悅之味老而彌篤用
 能纂其終始高軌可追庇其委積長算斯遠與法言沙
 門俗姓喻氏貞己密行惠心苦節今屈知墅任垂將十
 年先是爲鹵未斥塗洫未滯蓋柳蔣蒼漫於農郊夫其
 心嗇制度目口曲折荷鍤畚土堙窪鏟凸隤竹落捷石
 苗溉高湊仲增卑陪薄分熬水怒承達出氣填於遊蕩
 而時至餘波寬緩而不迫終古旱害浸以汗潢冬不祈
 於積雪夏無榮乎小雨由是湖有千金之號焉當其春
 屬司載田事既飭產孚甲毓萌芽或蘆或葦實穎實發
 上農臺而課長贏復陽之稼如雲矣及夫寒蟬記時農

乃登穀完積聚築場圃孚不遺秉贏無口口口庾而
督收成海陵之倉非行矣詩云俾彼碩田敷取十千其
是之謂乎百穀既蒸萬供既設滿以衆香之鉢薰以昆
耶之城或異聲聞若化菩薩虛高座以影集時洪鐘而
雲臨敷座而坐飯食經行臭若香風味同甘露遍滿一
劫周流十方聞之者得未曾有食之者咸登正位白衣
之會龍國無掘鬱金之香緇裳之集雞寺不碎菴羅之
末三藏大德知食金之可貴一器沙彌識楚坊之非重
資我飯色師之力歟上都維那元宗遊方觀化大口慈誘
火耕水耨常有功於上農飛杖浮杯今載行乎中國上
座釋辨疑十成之僧主也神清氣合金杵發其休徵寺
主釋惠敏九州之聖田思模石柱弟子早接蘭書式典
能以如來之衣分如來之座坐護育王之靈塔願買
金錢託青王之聖田思模石柱弟子早接蘭書式典願
麟之閣晚遊蓮跡每參鸚鵡之林賓頭盧之下空函見
有能師子舍那私之入寺豈謂無知老人識異博文才
非能賦阮公不事曾供香花願越有緣遂瞻碑版蒲笈
多之石室未擲其籌對輪王之顧金地且耕其筆多羅之
葉而書偈云渾儀草味象物紛拏或甲而乙或萌而芽
萬殊成類百寶依嘉故后稷播其種口神農嘗其華燧
人更運火正司職教以鼎飪炊之黍稷易茲毛茹成此
粒食是之爲人天是之爲皇極我聞維摩曾語舍利如

來大慈甘露上味又見阿難聞是香氣亦有以飯食以
之爲佛事若長者主若聲聞人天諸居士地虛空神如
開飯氣而赤來臻况生生之位有待之爲身倚與童子
供資砂糗法主大慈冷然虛受伊鐵輪以授記從滅度
後何寶塔之莊嚴得未曾有烏道於許人寰在哉鬼神
冥運風雨潛來白雲踊出青山半開含千輪之蓮跡建
百福之花臺宋帝下生梁皇外護大稷亦犬牙而盤互蓄
阜壤映發湖源灌注既魚口以左右亦農奕奕萬畝
畜平秋臺笠來思爰疏咏曝是務鋤犁三農奕奕萬畝
祈祈自膏腴而兼倍矧雨露與華滋茲開土賞功司
過凡以犒勤所以肅情東作方喜西成是課始象耕而
鳥耘終牛春而馬箠千箱既積五穀始分味蒸甘露爨
涌香雲孰云菩薩而謂聲聞搏須彌所不能盡曷信耶
之足薰蕕爾赤松僧出白玉矧伊塔寺神通付囑信矣
育王能生金粟彼鄭國之泥紫如富都之水綠匪存章句
東經行成趣淨業斯闕善根方樹式紀因緣匪存章句
庶金田與石柱
山巍巍以常住

育王寺碑後記大和七年十二月明州刺史于季友撰范
的書在前碑之後

記云此寺碑記嘗爲寇盜隳壞久無堅立有好事僧惠印錄其舊文藏於篋笥又與老宿僧明秀志詮寺主僧志仁上座僧棲雲都維那僧巨嵩會議重建其碑焉余美其樂善會剡越間有隱逸之士曰范的業文工書未遇於時常萍泊雲水間一日扁舟至明余邀以書之添勝境遊觀之一事畧紀端由於碑後云太和七年十二月一日明州刺史于季友記

于季友范的贈答詩范的書在育王寺常住田碑之後

范處士在育王寺書碑因以寄贈 明州刺史于季友墨妙復辭雄扁舟訪遠公雲天書梵字霜月步蓮官

跡寄雙林下名畱劫石中

遙知松逕望棠葉滿山紅

時在育王寺書石字奉酬中丞使君寄贈四韻 處士范的上 拙藝荷才雄新詩啟謝公閑緘光佛域望景

動星宮風雪文章裏書鐫琬琰

中將誰比佳句霞綺散成紅

附錄朱彝尊跋育王寺常住田碑正字郎萬齊融撰其所初徐嶠之書旣壞於寇明州刺史于季友於僧惠印所觀舊文邀處士范的重書大和七年冬事也寺建於晉大康二年田賜於宋元嘉二年額更於梁普通三年釋

道宣錄神州塔寺以是塔居第一焉齊融神龍中與賀
知章賀朝張若虛邢巨包融等俱以吳越之士知名見
劉响唐書文苑傳國秀搜玉二集曾載其詩唐書以賀
朝萬為一人齊融為一人誤矣碑題越州都督鄧縣者
唐自武德四年諸州置總管未久更都督府至乾元元
年始號越州而鄧縣卽故鄧州開元二十六年始割縣
置明州齊融撰碑時寺猶屬越州也碑引詩倬彼甫田
歲取十千以甫作頌不知何所本其陰有記則于季友
辭附贈范的詩的亦有和韻之作胡氏統籤季氏全唐
詩均未之載季友太保頤次子也尚憲宗女惠康公主
拜駙馬都尉史不言其爲明州刺史
宰相世系表弟書絳宋等州刺史云

案于季友撰後記及與范的倡和詩俱刻碑之左
方朱氏以爲碑陰者誤

尊勝陀羅尼經大中八年四月八日壬戌建後有承奉
守鄧縣令崔幼昌名最後有明洪武二十四年及崇禎九
年重立字此幢本刻尊勝經而其後大書大乘妙法蓮華

經七字字迹亦不類蓋明人妄題也在東門外五里永壽

巷

侯官縣丞湯君墓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鄉貢進士林珽

撰在縣東一都湯君廟

文云湯有大德於天下戴之如日仰之如春其後也君諱華字知新曾祖備祖賓考品皆符組相繼官列當時頗有功於國以載於譜謀此畧而不書公幼歛墳籍將欲振於時立大來之器以晨昏是切仕不擇祿釋褐調州參軍珽璋美璞州縣良才記室之芳秩能猶在再調授福州侯官丞口忽感德場人不告勞征賦皆集口馴維之化致象雷之聲謀而有方簡以蒞事援亮而庶務皆決正色而郡吏瞻風公之器用未盡宏遠秩滿寓居南方以士風有殊瘴厲所染沉痾既構天壽不遐以大中十一年六月五日終於嶺中連江邑客第春秋五十八入道路民勸風雲助悲先殯殯於竹林原夫人瑯琊郡王氏故衡陽縣明宰之女以禮節奉君子以慈和訓閨門感形影之未亡歎梧桐之半死望故鄉以泣血泛滄溟以護喪蓬首逝波沒身狗義艱險不憚旌旄之情

今古罕及男二人長口宗鉉次曰宗鎬女五人咸匍匐
觸地哀號訴天以日月有時窳窳斯議大中十二年十
一月念八日歸葬於明州鄞縣龍山鄉江上里庚向之
原禮也銘曰修與短兮胡可知聖兮賢兮莫能窺器未
展兮誠足悲存者有恨兮淚兮絲哭
丹旒兮一家隨風九原兮滿松枝

加句尊勝陀羅尼經咸通十年五月譙國曹訢書在育王

寺

加句尊勝陀羅尼經序佛頂尊勝陀羅尼感應事開元
廿六年冬有神都張釋長史自小孝養父母歿後恐沉
淪惡道乃虔心報恩每懷濟度遂口口口勝陀羅
尼志願見亡父母得安樂處日夜勤誦聲聲不絕朝暮
懇誠六年念念之中曾不見父母疑咒無驗欲生退心
忽見口口口口甚異口口非是呪無靈驗亦非君不
盡心斯乃去聖時遙譯多誤呪脫畧遂失其真老
人部口授令抄錄一本口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感會情各儉然口云墮地獄中備遭諸苦年月已深口

示相猶存具述因緣婉如平昔凡是仁孝之子觀此感
應豈不心聖教耶但虛腹高心縱恣六情志誠有
何益焉况日連釋子教母之事具在聖文長史志誠有
此感効也後有僧傳得誦念舍利境界極多來至東都
弟子也長慶石坊四月中旬奉天縣尉馬放次移歸
菑坂住東城石坊經數月忽然夢見一神人被甲狀
未嘗墮慢及到菑坂經數月忽然夢見一神人被甲狀
貌甚異云爾既精心持此真言何不驚覺汗流透
持念僧有尊勝靈驗本之功尤倍常言訖驚覺汗流透
衣明日便專詣寺尋僧遠近依止僧問有何事相覓坐
乃語前所夢之事遠近依止僧問有何事相覓坐
知解公今既蒙神人指點舊所持波利木方知命弟子
出篋取真實教傳受將歸勤舊所持波利木方知命弟子
脫畧口也便依修行新本其神驗頗異兼更傳尊勝
瑜伽兩教卷乃知聖教明柳縣令不可其凡智
也囚錄記之以傳同志刺史柳縣令不可其凡智
使押衙程稔鎮副使衙前總管何郊都維那僧鎮
簡功德主僧景讓咸通十年歲次巳五月戊午
朔廿八日建立譙國曹訢書都料穎川陳政刻字

按唐時石刻尊勝陀羅尼經所在多有之加句之
本惟見於此崑山薦巖寺有加句靈驗尊勝陀羅
尼幢係宋咸平中所刊與此本同但不載經文耳
褚河南模蘭亭序在天一閣范氏後有熙寧丙辰長樂許
將題字

宋

明州桃源保安院大界相碑景祐五年十月月山沙門惟
白撰鄞水講僧如顯書會稽講僧知白篆額在布金寺

文云僧之居曰寺曰招提曰道場曰精舍義加院廟林
焉皆有以而名也西竺正曰僧伽藍摩秦言衆園蓋取
佛弟子由中治行生莪道芽聖果如世園圃緇其服者
皆問之可謂盡知之乎必也將謀始焉月始者易曰日
月麗乎天草木麗乎地與夫僧依乎界類也象非乎天
無以顯照明之大形非乎地無以著孳發之廣人非乎

界無以昭成濟之美處有界衆法行矣受具焉僧種盛矣說恣焉聖法隆矣而僧知禁身口罔慝惟思無邪定生慧作佛道由茲矣三寶大位何患於喪乎成濟之美於以觀也姑今之世知崇佛祠之益者愈繁其人啓誠旣壯而基構之廣曷止夫齋屋盤取奕世惟厥千祀極臺棟之壯肆般爾之費劬劬然未有暮而成者將比於紀室之施纔一間之費劬劬然未有暮而成者將比於紀世殆工告成旣壯且麗衆詮喧沸亦自曰能事畢矣有以結界爲語者絕然疾視之曰斯將闢某法將安某徒何結界爲於乎觀斯之爲意乃求福之下者未知亦有刊之深者是能奮終身之志立爾許之事反不能行一席之法圖百世之益孟子所謂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然一羽之不舉以不用力焉余常欲一見於果能振斯法者迨今年秋八月廣德湖之陰保安院未豐上人汎舟來吾居禮容且愿乃曰某始學南山教者而其居卽顯德中錢氏德爲州日始建逮今幾乎百祀而地猶自然中間律法允無聞矣某安然其間非前山之徒與故常有意乎結界事且未果行將謀之必需於資耳遂累載躬巧焉今畧足矣抑知公解毗尼者不亦終濟之象乎不及圖之後將噬臍固請行可乎余曰周孔二聖人作爲禮樂刑贊周易非攝政返魯誰奉而行與是知建言立事在乎位也况釋氏子復爲衆人斯

焉舉斯公曰聖人適時無必也且商夏二后縱言而誰
行者矧今世取人固以難矣位不位未可也何謂乎果
能行聖人之道者余悉取焉公行道者請無以是辭愚
曰公之用捨果是焉予雖不敏且敢然之公遂異日步
筵命知法者若干人以律準各作某法共結成之法同
界焉說恣可知也食同界焉宿賁可知也况標相無濫
宣乘有儀要期無口功流萬世錢氏益福來者受賜何
可量也猗真綱既紐法輪載指安然於其間公何媿矣
斯院焉平湖列岫奇遊者多之曷俟吾言也旣而準律
榜示顯口口圖諸末因勒石焉白濫可篤命又俾爲序
用示來者抑止識標相而已乎亦知斯利之厚矣而才
識黜昧且敢依律直敘云聖宋景祐五年龍集戊寅冬
一十月初一日記

泗州禪院新建泗州殿記無年月文亦殘闕在方廣寺

按延祐志方廣寺舊號泗州院宋治平二年賜額
則此刻當在治平以前也

衆樂亭詩無年月下截漫滅在湖亭廟

序云衆樂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真方丈瀛洲焉以其近而易至四時勝賞得以與民共之民之口者環觀無窮而終日不厭孟子曰獨樂與衆樂孰樂不若與衆衆樂之名於是乎書旣又爲詩以記真景之萬

一云

武進錢公輔誰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口城中口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鴻天九萬風宴豆四時誼畫鼓游人兩岸跨長虹他年口數東南勝須作蓬邱第一宮。勢壓平湖四面佳好風明月是生涯鯨鯢背上浮三島

茵茗香中栽兩衙屏列已疑雲母淨簾垂不待

水精奢此心會笑元丞相終日樓臺爲一家

臨川王安石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纖

船談笑政卽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浩銀河注想

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

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板舫來

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

期羨門相與游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

述空介

此地畱 凍水司馬光 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

湖山得主人使君如獨樂衆庶必須嘖何以知家洽笙

歌滿水濱

安陸節解使君何所樂樂在南湖濱有亭若孤鯨覆
以青玉鱗四面擁荷花氣搖紅雲使君口游攜芳樽
兩邊佳客坐翠茵鄧江鮮魚甲如銀玉盤千里紫絲葍
金盞行酒雙美人小履輕裾不動塵壯年行樂須及辰
高談大笑酌青春游人來看使君游芙蓉爲幟木蘭舟
橫簫短笛悲晚景畫簾繡幕醉中流貪歡每勝意不盡
相招却渡白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口人散盡水烟霏
紫鱗跳復戲白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口人散盡水烟霏
君今作螭頭臣游人依舊歲時新空

餘華梅照湖水更作佳篇誇北人

丹陽邵必海邊民物鮮歡娛太守經營與衆俱園圃

新陰多杞柳池塘生意足魚蒲長空不礙高飛鷓淺水

兼容短脛鳧此樂有誰知我趣歸來紅旆日西曠城

外千帆海船風城中居市口撞撞幾生佳景爲民老一

日賢侯與我同道上槐陰連帶翠水邊人面

照花紅寄言樂有時還盡徒見甘棠憶召公

渤海吳中復賢侯新葺水雲鄉虛閣岬嶽綠渺茫波

面長橋步明月人家疎樹帶殘陽風中白鳥侵烟去雨

後紅蕖擁袖香從此郡園添故事歲時遺愛似甘棠

烟波空濶岸低回草綠花紅處處堆一片湖光分鳥激

四邊山色入樓臺從前未有吾民樂此地欣逢

刺史來目斷鄞江何日到涼師只得畫圖開

建安吳充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為衆樂詩山川

可愛惜不見晝想夕思心為罷悅然神遇若有得齋身

乃在天之涯漲海連空四無岸天吳却坐鮫人觀以手

揮弄日月丹能令桑田變口口海邊偶到山城中山城

二月多春風牛羊閒暇夕陽晚樓閣參差朝露濃一柳

山溷佛頭綠環似翠屏屏六曲人烟擾擾事嬉游落花

啼鳥更汀洲中為臺榭闕十二口有藻井排文楸苑人

指點此何許云是四明行樂處此樂為民非為身始是

集賢錢使君使君風韻誰之比政事次公詩短李醉憑

熊軾勸耕時狂取螺杯翻袂口儂愛使君君口歸詔書

奪之知何爲聞侍玉皇香案側口口阻無消息意迷

却悟坐空齋忽省君詩昨日來疊紙為君書所見不知

然哉衆樂誠

建康馬浩嘗聞衆樂亭未見衆樂景今蒙賜新詩若

得暫觀省萬象口口孤風口筆騎丹青口口口口口

衆庶競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益柔四明舊說南湖好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建旗口口口千里山
川以下漫滅不可辨

按君倚作詩在知明州日其後被召同知起居注
乃邀諸公同作故鄭毅夫有使君今作螭頭臣之
句益柔上三字不可辨當是王益柔也吳中復興
國州人而自署渤海蓋舉其舊貫爾

勅賜常樂院牒治平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奉勅明州上山
院賜名常樂院牒尾列銜者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趙槩戶
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
曾公亮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韓琦凡四人後有
使帖一道在常樂寺

勅賜空相院牒治平四年十月中書門下奉勅明州小溪

保安院賜名空相院牒尾列銜者三人吏部尚書參知政事趙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曾皆不書名以史攷之蓋曾公亮歐陽修趙槩也在空相寺

宸奎閣碑元祐六年正月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蘇軾撰并書明萬歷乙酉重刻在育王寺

文云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爲佛者皆畱於名相園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言詆爲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遊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屢滿矣仁宗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畱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畱於金山西湖遂歸

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
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踵歸山二十有三
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
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
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
而繪其像於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
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
度尼僧崇侈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雖
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瓊
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非法器使
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
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躋道遙自在禪津並行不相畱
礙於穆頌詩我記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
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案此碑久失其傳明萬歷乙酉溫陵蔡學易知寧

波府訪范侍郎欽得舊搨本雙鉤入石然范所藏

本亦是元時重刻非原本也

空相院主海公塔銘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在空相寺

四明山寶積院記周鏐撰殘缺無年月在寶積寺

佛果老人法語宣和六年十二月中浣僧克勤書在天童寺

案克勤住成都昭覺寺臨濟第十傳弟子紹隆宗
杲皆其門人也

十六羅漢碑靖康改元吳正平跋在延慶寺止存一石寺
中又有初祖達磨大師四祖信大師像二石無年月可攷
疑亦宋刻

吳憲施財米疏紹興十年三月在天童東谷巷

文云大宋國常州宜興縣成任鄉常富里居住奉三寶
弟子吳憲謹施淨財壹仟伍佰貫文足米貳伯碩入明

州天童山景德寺營建棲堂一所鳩茲勝利式薦先考
六十大夫先妣宜人呂氏五十八娘子先兄知府少卿
學士超昇佛界右恭惟三寶印知
謹疏紹興十年三月日吳憲疏

大用菴銘紹興十年九月僧正覺撰徽猷閣待制潘良貴
書在天童東谷菴

文云廓然之宗室而不空智游方外妙入環中環中湛
存用之不痕總造化柄見離微根窮極離微元樞活機
河橫瀟蕩斗轉依佈依佈成用與體共象未中形功
初內動動而影彰靜而智藏光容天地兆變陰陽
變光用得之要春在百花風號萬竅竅中虛雖有而
無聲不礙器色不染珠珠兮走盤不見其端壁位千仞
赤肉一團一團赤肉應緣具足像兮臨鑑神兮居谷
神是誰靈靈自知說用如鼻眺用如眉用之互換寄世
而玩彈指開門相招隔岸隔岸相招拈却木橋等閑一
喚適用全超超用較些相逢作家人當行當行往還用
交加不傷用純愈光拍拍是令人當行當行往還用
亡險艱如石舍玉似地擎山山畜海藏規圓炬方頭用
得用怡恰相當相當蓋混成三昧宛轉機圓經橫用
大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推倒藩籬東西南北東西

歸去來兮混之不得類之不齊隨類而游閑閑自由天
上天下雲行水流四明天童山苾芻正覺述普覺圓
照大師曇讚戒行清苦築菴於義烏之仙山予爲名曰
大用久欲作銘而未果紹興九年予守四明與天童老
款偶縱談及此以銘屬之覺欣然不辭其筆力痛快殆
與信心銘相爲後先明年秋七月己未始授讚俾鐫之
石左刻散郎充徽猷閣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潘良貴書

天童宏智老人像并贊育王妙喜宗杲作贊無年月刻於
大用菴銘之陰

友云烹佛烹祖大爐鞴煨凡煨聖惡錯鈍起曹洞於已
墜之際域膏旨於必死之時善說法要罔涉離微不起
千崖而變荆棘林爲梵釋龍天之宮而無作無爲神澄
定虛雪頂龍眉良工寫出今不許僧繇知虛堂挂張兮
梁寶公猶迷箇是天童老
古維妙喜知音更有誰

應菴和尚送傑侍者還鄉頌題云辛未正月上元日蓋紹
興二十一年也在天童寺

按應菴名曇華傑侍者則其弟子威傑皆住持天

童知名者

妙喜泉銘紹興丁丑三月無垢居士張九成撰并書在育

王寺

妙喜泉銘有序 育王爲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
苦之紹興丙子佛日禪師泉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
僧廣恭穿穴茲地爲一大池銀鋪一施飛泉溢涌知州
事姜公秘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士爲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疑之
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合而爲一居
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何處妙喜來止泉
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按宗杲說法徑山無垢數與往來嘗論大學格物

杲曰公祇知有格物不知有物格無垢言下有悟

秦檜恐其議已乃授意詹大方論劾竄杲衡陽無

垢亦安置南安軍及檜死復杲師號住四明育王
寺而無垢亦起知溫州此泉正杲住育王所鑿也
杲少爲張天覺所知天覺名其菴曰妙喜遂以妙
喜自號故茲泉亦有妙喜之目

東谷無盡燈碑紹興二十八年正月在天童東谷菴

文云大宋國紹興府上虞縣上管鄉市郭尚德坊第三
保居住清信奉三寶女弟子陳氏五娘施淨財三十六
貫文入明州天童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一椀供養
先和尚覺禪師塔前功德祝獻自身行年本命元辰照
臨星象懺滌罪愆莊嚴種智者弟子莊宇妻吳氏百
六娘共施淨財三十六貫文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
一椀供養觀音菩薩功德祝獻自身行年本命元辰乞
求花男子早遂心願女弟子莊四四娘施淨財三十
六貫文就東谷菴燭長明無盡燈一椀供養本師釋迦
如來功德答還先許願心圓滿仍懺罪愆莊嚴種智者
住清信奉佛弟子樊賓并妻范氏妙真男陳樊遵遷媳

掃許氏小三娘張氏十二娘共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
入明州天童山東谷巷共點晝夜長明無盡燈一椀供
養先和尚覺禪師塔前功德各薦門中先亡久遠超昇
寶界者秦州興化縣紹遠坊今寄居姜堰奉佛弟子
琴彥遷并妻鍾氏三娘謹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開田
三畝點虛舍那佛閣善知識前無盡燈一椀功德作來
世之津梁獲他生之善報秦州海陵縣姜堰居住奉
佛弟子周榮并妻李氏與晤謹施淨財三十六貫文足
開田三畝點虛舍那佛閣善知識前無盡燈一椀功德
薦七父周助二郎七丈母陸氏四娘子懺悔罪愆莊嚴
福報紹興二十八年正月
日募緣直歲僧智宣立石

宏智禪師妙光塔銘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左朝請郎直龍
圖閣知太平州軍州事陽羨周葵撰左宣教郎試起居舍
人兼玉牒所檢討官兼權中書舍人歷陽張孝祥書左大
中大夫權吏部尚書同修國史兼侍讀會稽賀允中題蓋
在天童東谷菴碑陰淵默雷聲四大字明季僧通門書

文云紹興戊寅春二月詔諡故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
正覺宏智禪師塔曰妙光其徒相與侈上德意刻之琬
琰傳示未久且使來告求銘師塔余聞中國自東漢始
有經像學焉者率以爲功德逮梁益甚達磨自竺
乾西來傳佛心印佛道由是大明至唐褒崇諸祖有易
名名塔之號其去圓寂或已百年或二百年今師亡未
幾而蒙上四字之褒所以寵光之至矣非能荷佛法棟
梁得祖師命味攝化緇素爲人天師出入生死如游戲
事何以得此哉迺撫其示世之實序而銘之師李姓正
覺名也隰州隰川人祖寂父宗道世學般若母趙氏嘗
夢五臺山一僧解右臂環予之已而有娠遂屏葷茹及
師之生右臂隆起如環狀年甫七歲驚悟絕人日誦數
千言十一出家十五落髮十八游方三十四出世得度
於淨名寺本宗大師得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律師得
法於鄧州丹霞山德淳禪師初任泗州普照禪寺繼住
舒州太平江州圓通能仁真州長蘆晚乃住今天童初
師過舒斬編禮祖塔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
曰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宛如
昔夢故有終焉之志歲在戊午被旨住臨安府靈隱寺
未閱月丐歸故於天童最久惟祖道自達磨五傳而離
爲南能北秀其後益離而爲五家宗派今瀉仰法服二
宗中絕而臨濟雲門曹洞三家鼎盛願其徒未必深究

其師之道而各襲其跡更相詆訶未有能一之者師嘗
曰佛祖之燈以悟為則惟證乃知若執其區區之跡則
初祖見神州有大乘氣象崎嶇數萬里而來使有方便
豈不顯以示人而少慧師亦云坐禪豈能成佛學者可便
由心悟豈在坐也耶蓋師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
以是為初祖之過也耶蓋師初以宴坐入道淳以空劫自
佛示之廓然大悟其後悔人專明空劫前事惟師徹證
眠與衆危坐三輪俱寂六用不痕宗通說通盡善盡美
故其持身也嚴其倡道也文莊嚴佛事接引迷途亦
惟恐不至自初得戒坐必跏趺食不過午所至施者相
踵悉歸之常住間以與餓疾者而一餅一鉢丈室蕭然
諸行方厲而一往常如非出於矯拂也浮作須古令師
敘其退能仁受長蘆之請適游雲居園悟勤禪師見其
矣其以偈送之有「一千五百老禪將之語然辯才三昧
提倡以文非出於思惟也其住童前後幾三十年寺
為一然成文非出於思惟也其住童前後幾三十年寺
那閣傍設五門為大閣廣三十楹安奉千佛又建盧舍
游華藏界海所以輝耀塵世使生厭離以發起善根而
僧堂衆寮臥具飲食器所以處其徒者亦皆精緻華好
如寶坊化城又即濱海之隙築隄障其鹹鹵而耕之以

給僧供末年至不發化人而齋厨豐行甲於他方學者
無一不滿得專意於道然師所規畫人競趨之不動
聲色坐以書疑有鬼神陰爲之助而師無作相也然
則師之所在願一見威儀聞聲效供養示歸依者越
口千里獨冠一時而識曹溪之路者必能牧鴻山之勤
得道之多衆力推出不肯輕以爲人當世賢士大夫樂與
牛非因衆力推出不肯輕以爲人當世賢士大夫樂與
之游者內外進也丁丑秋九月壬申師入四明又命舟
至越上徧見常所往來者若與之別冬十月己亥始還
山飯客笑語無異平日翌旦作遺書與佛日呆禪師且
爲其徒書四句偈授筆而逝自佛日口育王與師相得
驪甚嘗戲曰脫我先去公當主後事及佛日得遺書夜
至天童凡送終之禮悉主之因舉師弟子法爲繼席議
者方知二尊宿各傳一宗而以道相予初無彼此之間
口龕留七日顏色如生初議茶毗以收舍利或曰師嘗
薙髮有墮火中者輒成舍利自是遺髮人所爭取豈嫌
無舍利也耶丙午乃奉全身葬山之東谷自師之化風
兩晦冥至葬開霽迨事復雨送者踰萬人彌亘山谷無
不涕慕歎仰者壽六十七僧臘五十三度弟子二百八
十人嗣法者嗣宗法智世劍道琳法潤信悟法爲慧暉
了默師秀行從宗榮法聰清萃正光集成道園法濟明
慧中翼法恭子靈師儼師至覺照法海皆於諸方坐大

道場若其分化幽遠晦迹林泉則又未易悉紀也銘曰
師昔侍佛靈鷲山受佛屬素來人間慧刀慈力繼世
頭出入生死非其難一性嘗如萬行圖筆端三峽爲波
湖化城仍作寶所先華藏界海生塵寰攝化四海彝人
天學者爭趨曹洞關示以自已空劫前得無所得非言
傳弟子所至闡法筵無盡之燈耀大千海山秀處東谷
原我作銘
詩詒末年

按張于湖書南渡最有名朱文公嘗譏其放縱而
此碑却以秀勁勝碑末鐫字人爲四明陳曦攷大
用巷銘鐫刻亦出曦之手與陳文介之子姓名籍
貫相同其實非一人也

廣靈王廟記紹興三十年正月前浙西安撫使司屬官臨
頴陳雲遠記新口州永豐縣令莆陽陳居仁書在寶幢大
廟

文云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姓鮑氏四明靈廟之尊
神也縣漢至今廟食是邦者千有餘歲其陰功靈德載
於春官之祀典見於宣和之勅書至於出處本末又有
諸公之記刻存焉○口○之人所以祀王者不啻如子之
事親而王之所以福斯民者亦若親之愛子凡有旱乾
水溢饑饉瘟疫應請如響故祠宇之奉雖口福州里而
人猶以爲報之未稱也育王山之西有市曰寶幢嘉祐
中郡人欲便於禱祭適營高燥地共築祠宇而奉之歷
年浸久上雨芴風與倣滋甚衆雖欲興葺而艱苦衣食
者尚多故曠歲弗舉有浮圖梵持者健而多能禱於王
曰王能使吾鄉屢豐年我必力圖而新之已而年穀果
登市井魚鹽商賈之利十倍前時向之家欣然敢從富者
口爲富庶之俗持日可作矣環祠之家欣然敢從富者
出財壯者出力山居與壤者又以竹木瓦甍爲助凡爲
殿廊五齋舍一僧廡三補弊舉偏者五創於己亥秋八
月朔畢於冬十月晦明年正月元旦然燈數千枝民大
和會祠下慶其成也持來請余爲記未幾而持死遂不
果作余不忍以其死而食言始記其大畧俾刻諸廟云

案宋史稱居仁興化軍人此稱莆陽者莆田爲興
化附郭縣也居仁父膏娶汪思溫之女子孫遂家

於鄞而自題莆陽者不忘其故土如王伯厚之稱

浚儀也

般若會善知識祠記淳熙二年六月修職郎前兩浙東路
安撫司准備差遣李泳記御筆賜冲靈先生賜名葉知微
篆額在育王寺

記云紹興丙子大慧禪師宗杲得旨住育王廣利寺師
還自嶺南既主叢林湖海衲子輻湊聚衆一千二百法
席爲天人師廣利素號望刹至是食口弗給有大慧高
弟擇徵者衆推苦行號徵高僧慨然而起曰吾事大慧
責居遐荒逮茲去此十有七年萬死一生備嘗難棘今
龍天歡喜祖道中興謂爲緣化之倡乃帥同志二十輩
化入萬四千信士各捐己帑名般若會哀爲求田供衆
之資時郡將貳卿方公茲首爲之勸遠近樂施財帛雲
委未口大慧有旨移在徑山其闢大圓璞公遷之乃命
其徒彥平就奉化東村請官地海塗圩而爲田工備浩
博以般若會所儲用之不足又請大慧衣鉢助之令金
十萬緡施及三年而大圓順寂衆父以其嗣今住持普

門廓公繼之時丞相岐國湯公思退口口大慧為方外
友捨金協口口得無相大師靖公抵財建造莊院名般
若莊口口興戊寅至乾道丁亥始克有終侍御公伯庠
口口以美而後大慧遷化門人弟子傳法住口口口天
下獨微公卷而懷之退處廣利上塔禁足一紀不出門
限一飯之外不接俗務看閱藏經已七遍矣達官貴人
招之不去其高致追媿古尊宿豈今日學道者所能仿
佛乾道二年春予以先公太監大祥至廣利作佛事因
訪微公公與大慧皆先世道舊相見慰藉久之論及塗
田首尾實微公權輿又欲令小師祖印募緣梵砌大嶺
之上塔磚路數千丈且他日路成又將塑像大師振公
圓普門三善知識塔院後舍配以造塔真戒大師振公
以八萬四千信士名銜函貯其上誓將朝夕齋奉以為
善知識祠堂香火惟子為我記之予巽謝未遑既畢微
公令祖印持書扣門其請愈堅且曰子不我記非獨慢
我是慢大慧予不敢辭乃為之說曰釋迦如來以提婆
達多為善知識故蓮華經云提婆達多為善知識故令
我具足六波羅蜜又妙莊嚴王本事品云若善男子善
女人種善根故世世得善知識其善知識能作佛事示
教利喜令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予仲二子以訂微
公諸方衲子多見善知識者必有其人能辨縑素
則一生參學事畢脫或未喻其可以卜度耶謹記

佛照禪師添穀度僧公據淳熙十三年八月在育王寺

朱文公行書在府學明人摹刻

封善政侯勅寶慶三年正月十七日牒牒後列銜者少師
右丞相魯國彌遠左參知政事繪右參知政事極皆不書
姓以史攷之蓋史彌遠宣繪薛極也在它山廟

文云勅慶元府鄞縣小溪它山遺德廟神治水化民咸
思歌之奉嘗百世近民之吏其愛利流於無窮而人之
報之亦思為無窮不惟義所當然蓋理之所必至也爾
神在唐太和令於鄞鄞風有惠政史冊書焉築堰廻流
灌田萬頃歷載四百遺跡如新師言具孚開以侯爵褒
繪表號永綏廟饗用慰一方甘棠之思且為當代循吏
之勸可特封善政侯
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史彌遠墓碑已仆正面沒土中好事者從旁窺之有御
製御書四大字攷彌遠卒於紹定六年理宗御製神道碑

額云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之碑在大慈山

贈資政殿大學士誥碑已斷不見年月當是史彌堅碑也
攷史氏譜彌堅浩之季子贈資政殿大學士葬寶華山南
麓建世忠寺以奉香火與碑正合在世忠寺前史墓

封善政靈德侯勅淳祐九年二月一日牒牒後列銜者太
傅左丞相越國公清之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儼
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方叔皆不書姓以史攷之蓋
鄭清之應儼謝方叔也在它山廟

文云勅慶元府鄞縣遺德廟善政侯神有功於民祭法
所尊也爾在唐太和間立石堰以障洪流澤物甚廣鄞
邑家賴之至今遺跡宛然是宜廟食不朽國朝褒表亦
旣封侯錫號矣端平初所叱猶闕詞以請因仍弗舉寧
非闕歟特命有司俾行休稱以示朕拳拳懷柔
之意可特封善政靈德侯奉勅如右牒到奉行

蜜巖廟碑淳祐九年十月左丞相少保衛國公鄭清之撰
并書在蜜巖廟

施生臺佛名寶祐二年十一月在資教寺

寶幢鮑王行祠碑記寶祐甲寅奉直大夫致仕萬逮撰在
寶幢大廟

文云忠嘉神聖惠濟廣靈王鄞之土神也郡人以府主
稱尊之至而敬之篤也鄞城之東三十五里有市曰寶
幢又十五里山之有湖曰東錢湖之濱則王之祖廟
實存焉以故寶幢市有王之祠此祠之建爲近於王
之祖廟故其靈尤著攷之舊刻則經始於嘉祐而嘗修
於紹興之庚辰閱歲久屋老且損衆以力乏不暇葺全
乃里之士夫捐金而爲之倡俾幹者王文與主修造事
者二十有二人亦皆樂施已貲環境之內翕然效口廟
史周道惇實董是役作而新之殿宇輪奐如輦斯飛廊
廡振飾左右翼然地不口闕而甃砌一新盧薦獻享之
所展如也門廡改觀莫敢不肅歲淳祐癸卯中秋口口

因循迄於寶祐之甲寅王之誕日迺王文興始率居民
祭而告之且表□□□□□實故書以立石王之世
系若功與德載於郡之靈應廟碑爲甚詳此不復□□
□而而今而後凡境之人惟祠是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則惟王之格思
余亦與□□焉

平字碑開慶元年三月吳潛書在水則亭

逸老堂記開慶元年七月觀文殿大學士浴海制置大使
知慶元軍府事吳潛撰直秘閣致仕張卽之書直寶章閣

趙汝樸題蓋在湖亭廟

記云逸老堂者紹興十四年郡守莫侯特所創并爲文
以記之者也其義蓋摘李太白所云四明逸老賀知章
之語按賀公字季真唐開元十三年爲禮部侍郎集賢
院學士肅宗升儲副授秘書監太子賓客天寶初移疾
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賜刻川居焉刻隸越鄞故越封部
公亦自號四明狂客故侯締堂爰靈於是邦之月湖且
合太白而祀之謂二公皆抱氣識之全者也然以予觀
之太白初見明皇倨傲鮮腆待高力士輩若奴僕其氣

真可以揮斥八極驅役羣動而其末也乃陷於末王璘
之黨母亦氣有餘而識未足耶季真遺時遇主彈指可
都顯位忽飄然引去人知其爲高而不知其所以高也
於是肅宗之人品已瞭然於季真胸中矣使與相終始
則靈武之事犯父子之大倫季真亦將不能逃萬世之
責易曰知幾其神乎季真有焉又豈止於蟻螻富貴涕
唾卿相而已哉此之謂真識而非徒氣之所能爲也是
堂之建造今一百十五年矣屋老圯壞屢葺屢頽片瓦
尺椽幾無存者予領郡之三年始克鼎新之規模宏敞
視昔稍異因求季真之像於越繪而龕之且誅以詞述
以贊用詔末久俾邦之人士景清風而企芳躅或少裨
於風教云爾嗚呼自有天地以來上下數千百年其間
據權位擅勢利呼吸禍福顧盼榮辱以狂走盲趨一世
腥遺臭有孝子慈孫百世莫之能改迺若孤標勁節之
士身沒而名愈彰千載之下雖漁人樵子亦爲之興起
不以時遷世換而二其心也爲士者宜知所擇矣堂旣
成面對涵虛館表裏及東西兩橋并繕治之輪奐丹雘
皆燦然華美要不可無
以敘歲月於是乎書

賀知章畫像并贊吳潛贊并書在逸老堂記碑陰

文云山林之士法不可挽市朝之士出不知返矯矯先生高盼遠視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粵惟二疏輔導漢元作其卽位旋以飄然粵惟先生師傳唐肅太陽未升去之已速前疏後賀夫豈不情知幾識微以全令名狂非真狂醉非真醉詩侶酒徒亦復爾爾四明之陽月白山空平湖萬頃今古清風

按二疏乞身在宣帝時不在元帝卽位之日宋人好議論古人而疏於攷證多若此

天童寺別山智禪師塔銘朝散大夫直煥章閣主管成都府玉局觀文復之撰朝散大夫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游汶書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史口之題額碑云禪師卒於庚申歲九月則是嘉定元年也在天童山

元

資福禪寺鐘銘戊寅五月曹說撰在延慶寺戊寅元世祖至元十五年也

文云翠山寶積移忠資福禪寺以戊寅夏五朔旦修治洪鐘菩薩戒弟子曹說爲之銘銘曰陽五經一陰緯集衆志成偉器寶惟金積乃備水土和火房沸鯨鏗以木五行會端而騰虛而不匱在五天地位示有節於域中擊二擊鬼獄罷對三擊萬物育天地位示有節於域中擊無明於界外成就不思議無量佛事豈直清韻度山翠浴海制置司兼知慶元府趙孟傳朝散大夫張倬恭人史氏百九八娘將仕郎張初倩安人鄭氏再三十娘安人張氏重十一娘安人周氏淨堅判縣羅季莊比邱文靖可止耆舊行初志密如寄行嵩志謹志寧志平正肅頭首行恢志謙可中應昌知事行堅懷古志宏志簡住持懷湛監作智性富陽縣匠手何良能男富成智成

案此鐘本在翠山寺不知何時移於延慶明季沙門傳燈修延慶寺志亦不載

慶元路重建學記至元二十九年十月前進士王應麟撰

中議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李思行書正議大夫浙東海

右道肅政廉訪使王宏篆額在府學

記云四明自唐爲州始有夫子廟宋始建學規模豐敞
棟宇穹崇岸聲序音冠於左浙英俊之域級冕所興文
獻蓋彬彬矣至元十九年春燬於融風教授潘夢桂黃
裳吳宗彥史復伯歷載繕葺經始禮殿門廡齋舍寢以
略具講經有席養蒙有堂皆草荆未就二十八年冬肅
政廉訪副使陳公祥下車謂博士諸生曰化民成俗勤
學爲先嘗聞疇昔輸奠之盛意不止是盍飭工掄材以
復舊觀顧儀門與隘弗稱從祀容服弗嚴越明年夏鼎
新高閣賁飾貌像六旬而畢二堂亦告成又惟斯文與
天地竝必華棖岑樓式誌厥藏因重建尊經閣五楹里
士訢然競助教授蘇居焱擢約學廩績其不給同知府
事阮公麟翁提其綱庶工不作民不知勞幕揀韓君居
仁計畫展勤不愆於素秋九月開成嶧岷壯偉矜佩聳
瞻咸曰六經如日月陟降庭止惠我光明恢人文以迪
化原維賢使者之德且將以舊門及堂更立先賢祠正
錄序練以垣墉制度於焉大備蘇君請識成事於石應
麟老不能文惟諸侯之學載於禮詳矣在易臨之象曰
君子以教思無窮澤上有地猶君子之近民也近民則

禮達而教行建其牧立其監有師保之義凡以存天理
正人心而已矧是邦爲美談慶歷諸老模範後進淳熙
文士之任自漢以來爲式惟德性是尊小而灑掃應
大儒闡明正學惟聖賢是式惟德性是尊小而灑掃應
對大而格物致知目濡耳染充然有得每歲孟春衣冠
濟濟齒位秩秩司徒之教倫黨正之禮飲流風遺俗於
今未墜南豐曾公忠肅陳公繼爲守貳表率薰陶東諸
侯莫逮焉春秋大復古學之復道之泰也夫不農不工
何以謂之士非老子非釋何以謂之儒行已有恥尙志仁
義士之實也爲君子儒風夜疆學以待問儒之實也游
於斯肄於斯盍亦踐其實副其名乎郡國有學昉於漢
二千石所察惟曰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三代
考行之意萬如也升堂聞金石之音入宮牆見宗廟之
美口作新之機而自新其德業孝弟忠信爲根本明誠
敬義爲準的始於離經辨志終於知類通達用仰承菁
莪樂育之仁不在茲時歟昔魯僖公能修泮宮教澤浹
乎海邦其俗秉周禮守經學一變至道聖人稱之誰謂
魯遠道無古今師友淵源緒接洙泗頌其詩尙論古之
人固俾克廣德心專美魯之多士凡我同志懋敬哉歐
陽子有言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運久之功禮行俗純
然後爲學之成是用述其始成以詔
未久俾無怠是歲冬十月己亥記

加封至聖文宣王詔大德十一年在府學

慶元路鄞縣廟學記延祐三年四月翰林待制文林郎兼
國史院編修官袁桷撰慶元路儒學教授薛基書忠顯校
尉慶元路總管府判官札刺兒台篆額在縣學

碑云粵昔空虛固陋之學淪於人心言理者人人殊師
記問者質而不化辭章篆刻決裂六藝靡爛而不可救
師儒有憂之據道德性命之要毫分纒析鑿鑿乎其不
可相紊也繇是士得以一其視聽皇王之道復興於千
數百年之後可謂盛矣世祖皇帝混同區夏崇學校於
國子學成憲皆東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說咸取以爲經
史模楷於是窮微絕域中州萬里之內外悉家有其書
然而急近功者勦取其近似以爲口耳之實天人禮樂
損益消長切於施爲所宜精思而熟攷者一視爲凡近
迂緩而不講至於修身養心或相背戾而不相似則緣
飾儼默望之莫有窺其際夫明絕學以承先聖之統
可謂難矣弊生於簡易守其說而湮其本將不勝其弊
載籍極博莫嚴於五經教人之法莫詳於三物揚子雲
云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惡夫畫也今州郡悉置廟學

舊有學王文公安石爲宰時延會稽杜先生醇董儒金者輩出至大二郡大火學燬二年三衢口載實來是始建講堂殿口完而去皇慶二年三衢口載實來是歲天子下科舉詔同知郡事吳郡張侯伯延顧瞻陋燕首曰其何以稱上意乃率郡官而助之邑令梅君遇春丞簿龐茲范祐咸曰吾長於是茲役曷可追嚴工庀役戒肄業者以輸以佐閱二年夫象成侑從有敘門庶庭庠塗蕪繚繞之屬堅密精聚學宮之制完且具矣姚君乃曰鄞號多士助杜先生宜作先賢祠以祀鄞士之與其自今始乎嘗謂學校宮室循行風俗之使者未嘗不督厲修繕獨教法未定雖聰明姚君又能推本前人以議今明詔四出郡侯首創其原姚君之請知張侯之尊師之旨深有所寓稱雖官朝廷因姚君之請知張侯之尊美遂以學校之弊首敘其說庶幾吾里之秀士其強敏自修者詢考者哲篤行於顯微內外之實口質交資上承詳延將以復乎昔時衣冠之盛則姚君之徵旨猶昔賢勸道之意也庸刻於石願有以俟焉延祐三年四月十六日記承務郎達魯花赤乞思監進義校尉主簿伯顏帖木兒典史王溢陳敬

慶元路儒學塗田記元統三年十一月慶元路儒學正虞

師道撰承務郎慶元路總管府推官况遠書承德郎浙東

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李忽都達兒篆額在府學

記云元統三年秋台慶分司廉訪副使靜齋李公按部至四明凡官吏貪殘豪悍驚爲民害者發摘無遺政令簡肅士論交慶乃十月朔謁先聖廟升論堂進諸生問所以爲學歷舉格言大訓勉諭諄切問者竦息佩服退則欣然有得也郡泮舊有塗田三百一十二畝有畸隸郭之東鄙曰大窩籍存而佃非歲爲近境育王大慈寺僧所據以磽易腴指熟爲歉租入僅爲鈔七十二貫數十年間或納或否田幾乾沒曩歲憲都洞悉茲弊檄帥闕經理考核僧懼罪及始自實於官聽別召居民佃種由是隣氓鄭樁等視舊僧租爲緙錢十倍以請寺僧德身介社遂懷詐設依增數仍佃久假不歸并兼可圖也復與鄭交訴於有司吏甘於貨餌依阿不決公閱郡牘灼其欺曰彼皆規利故爾宜兩黜之卽追毀各執榜券屬郡倅燕劉侯敬叔釐正其事侯亦銳意斯文議募小民承佃爲散戶若干每戶田不過十畝畝爲租入若干詭名冒佃罰有常憲其數則勒之堅珉副以印籍所司互爲鍵防垂遠勿墜徵僧積負輸校廩備士供糜氓黠髡雖極器狡姦無所容噤不復競於是諸生相與請

於郡守寧夏張侯西源曰博哉李公之用心也既爲學
規以教誨我又爲復田以飲食我公之德其可忘乎時
張侯方以教養繕修爲急務聞之喜曰此吾志也子盍
爲之記以示後師道方攝教事義不敢辭欽惟聖元統
正皇極富有四海常賦出納悉隸有司獨繕學田士嘉
惠儒流禁諸侵奪以充柔盛饌設罽徭賦藝恩遇罕倫
憲臣勉勵非不嚴且明也然職教莫匪其人官牆傳舍
籍固有田惟利之趨莫詰佃之誰某如是者踵相接藩
籬不密以召外侮寇攘侵削爲今通患若斯田者豈惟
豪黠朶頤攘臂得視爲穀中物抑由吾黨士嗜利忘義
推而與之爲可罪耳今幾沒而復歸非賴部使者廉
斷之下嗜克是耶蓋公之學光明正大故臨事若神積
年姦弊不崇朝而剖剔以絕患於未然誠學校春回之
一機也謹列田畝步角與佃民之數備刻諸石以成公
志後之職教而義利之不明庶亦未戒之哉公名端字
彥方保定人父退齋先生元貞初爲御史直聲聞於天
下及公爲御史論事蹇諤有父風三入翰林一爲國子
師踐殿中外所至有善政樹碑傳誦述公言行宜爲縉
紳楷則者也請以是爲記

元統起信閣施造千佛因緣記至元三年十二月杭州集

慶寺住持宏智撰剡源陳子翬書在延慶寺

文云瀛海之南有道場焉乃佛子羅喉羅添智大士起
圓信心立圓妙行團建立衆生以圓力用而自莊嚴之
第一法筵也樓閣巍巍豪端湧現南金大貝玫瑰琉璃
諸妙珍寶而用嚴飾仁賢剡內千佛世尊顯現其中如
須彌山臨於大海一法身一一般若一解脫一攝
力無所畏三慈十德等無量功德具足圓滿彼彼互攝
彼彼互融非次第非非象非非象不一時非不一時非
多非前非後非色象非非色象不可思量不可言說總
名之曰如來秘藏攝受調伏後五百歲南閩浮提信根
深厚出家在家四部弟子庶男女僮喜踊躍恭敬供
養各各身語各各陰入各各氏名各各志願和合聚集
咸入其中會不從橫會無差別猗歟盛哉嗟夫衆生之
背本趨末也久矣矣局局然而小蚩蚩然而昏竊竊然而
私恣恣然而妄雖具如來朗然真覺之體而不自知含
十虛無邊智慧德相而不自覺過恆河沙數解脫法門
而不能自用庸詎知格於生死輪環而不能自出秘藏
虛融元無同異無同異中宛然同異自其異者觀之心
不自知其心法不自知其法四大五陰六根三業色香
味觸各不相知各不相是况千人團圞受質之不同乎
佛衆生縛脫因果之不齊乎自其同者觀之染淨一道

也生佛一性也萬法一理也三際一時也一切法一法
融通奚啻千萬光明相好於一珍妙樓閣合千人身心
志願於一彈指頃哉假令合百萬億阿僧祇數衆生身
爲一身合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衆生心口爲一心口
經無量劫普於如來秘密藏中而作佛事及求生佛自
他異一共別之相了不可得使衆生界盡衆生業盡衆
生煩惱盡而此法門不可窮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萬
象森羅草木禽魚情與無情一時圓證夫是
謂安住如來秘藏者歟登斯閣者應如是觀

四明祖庭世統題名記至元四年鄉貢進士天台胡世佐
撰并書在延慶寺起信閣記碑陰

文云法門中本師弟子以義合承統之人有能立言演
法恢張化道爲衆所依歸者亦宜用顯著而心宗之相付
受所以繼其世於無窮者亦不可不述此四明延慶祖
廷世統題名所由立也稽諸統紀西土自摩訶迦葉十
三傳至龍樹東土自北齊遠承龍樹十五傳而及法智
皆歷數可考法智以下垂五十傳未有紀述至九世孫
我菴無公歸嗣其業益振宗風起廢更弊燭昏警迷衆
翁從化深惟繼承若精前代正宗碩德大懼湮失因編

輯名號序列鐫勒使學者知世統之傳如支流有源本
俾愚爲文述其意愚聞諸浮屠氏云教觀之旨固而一
元而密濶然莫測魏乎不可卽何敢以一辭贊第惟諸
刹之宗夫教門者或弛或徵獨斯寺之初興自始祖幾
四百年學徒衆盛不愧於昔而歷代主者又皆出法智
之後咸知憑藉神力宏其戒誓所傳賴以經遠其可以
無紀歟然不紀其世則不知宗派之的與斯刻者當思
知宗緒之正世統紀矣繼之承之而名與斯刻者當思
任道至重窮竟旨要以紹休前烈垂裕後人
使佛而之教彌久弗墜此則我菴之志也

按題名第一列中爲釋迦牟尼世尊左列摩訶迦

葉至龍樹尊者凡十二世右列龍樹至義通稱十

六祖第二列右爲始祖法智尊者知禮大師左爲

翼祖延慶異聞法師第三列以下皆法智之後嗣

也題名皆正書白文惟法智異聞二人及後來嗣

主祖庭者五十餘人墨文碑爲法智第九世孫本

無所立以嗣席之次數之則爲四十九代矣我菴

其自號也

慶元路儒學新修廟學記至元六年五月應奉翰林文字
從仕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陳旅撰中順大夫浙
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安書資德大夫浙東道
宣慰使都元帥野德禮溥化篆額在府學

記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謂學所以化民而成俗也故善爲治者必建學以崇教
化而任風紀師帥之職者不敢不以是爲己責也四明
郡學唐開元中立貞元中宣聖廟立宋天禧中廟與學
徙郡東北陬建炎中燬於兵而殿獨存宋在江左百五
十載鴻生鉅臣蔚然出乎句章其弦誦之舍宜益完且
美矣我世祖皇帝既統壹海寓以孔子之道可以隆化
基也乃興起學於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
八年慶元廟學災當時守臣務亟成室屋規制簡易二十

焉歷歲滋久昔之閱壯而炳絢者皆隨圯而黜閭矣重
紀至元之四年冬廉訪副使寧夏順昌公行部至郡首
展謁廟下又環視口弟子舍歎曰是出風化之地也而
衰敝若此今不葺責在我矣總管上饒張侯榮祖整然
曰是吾責也於是廉訪公屬侯卽圖之乃考學田之入
徵宿逋縮浮費以庀材物工傭之需屬府判蒞邱齊侯
謙總程督事齊侯展布心力先葺禮殿新聖容爲壇構
神棲而加潔焉四配十哲暨從祀諸子皆飾其容觀在
殿上者爲壇布在兩廡者施承塵顯印圭璋之儀漏
文章之盛來觀者若見聖賢於洙泗之上低徊而不能
去也先是尊經閣榱楹棟椽皆朽蝨且壓論堂亦墜漏
不足敵風而矣至是悉以貞材代腐木以密瓦易疏覆
以夷甃除壞階若殿門先賢祠入齋大小學庖廡莫不
繕治又仍故址爲守神之祠范金以補禮器之未備者
明年秋教授王莛學正薛元德以書來請記竊惟孔子
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善天下者孔子則以之而
善萬世也其理具於人心而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倫其教具於六籍而講於庠序行於邦國廟朝
鄉黨家庭之間人知講學則孔子之道明孔子之道明
則唐虞三代將不在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明乎今之世矣
爲天下者不能使人人皆從道也故旣設校官教之又
俾爲師帥者教而率之任風紀者又宣風化而飭厲之

不以其道善其民是鄙其民不以其道善其身是不愛其身鄙民非仁不愛身非孝廉訪公與郡長貳以典學爲己責爲其民者盍亦知所勸矣四明多實學篤行之士而故家遺俗猶有存者父兄尙告子弟使究其所學者以有諸已黜澆習養厚德也魯人頌僖公能修泮宮日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則化民成俗之事亦有望於泮宮之諸賢焉至元五年乙卯七月九日記

慶元路總管正議王侯去思碑至正三年癸未十一月慶元路儒學教授朱文剛撰奉政大夫兩浙都轉運鹽使趙知章書中順大夫浙東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王安題額在府學

碑云至元六年冬蠶吾王侯出守四明郡先聲四馳老稚胥慶既下車問民所疾苦馭吏卒有威德刑兼施寬猛相濟咸服其能首講學宮惟興葺是務明年春作杏壇詠歸亭於橋外飾從祀象於兩廡願論堂樑棟摧撓欲易而新之時余未領學事首命董其役鳩工掄材剔去腐闕者完頽者正踰月而就緒乃者學廩不給士

夫所養力微口通以磨之郡有鄉飲酒禮去古寢遠人
莫能復修舉廢墜而他郡取法焉月書季考循習故常
嚴堂試爲賞格士知所自勵三皇廟在郡城東北陬地
壞不治俾醫藥卜筮者協資以修飾之俗尙茶毗葬埋
無所遂捐俸買山表義阡以瘞之其者站驛供給繁重
侯議其高下勒之石渡者以蘇每歲漕運以木繩橋數
爲民患作石馬道爲久遠計民不傷財而樂爲之役河
渠坊塙堤閘失時無以備旱潦巡行田野考詢水利病
而疏決之灌漑無所失自李中口以戶口計鹽額民驚
產判床不能應誅求而逃亡者衆與臺省計度議論陳
其得失上可其奏令下之日民拊躍相賀昌國爲叨附
庸有富商黠胥賂州將劫平民爲盜將以功要賞爵梅
掠誣服者殆十二三侯聞其冤檄囚徒詣郡平反詳讞
得數十人咸口之苦是者衆此特塞其大者耳嗟乎明
爲大郡事實繁劇侯以廉明剛果裁剴無畱難再年之
間賦役以均道移來歸政治以洽風俗以淳同寅叶恭
爲口口之所倚重既而辭以疾口部使者答夫里公元
戴王公按四明起侯署事至於再至於三力辭不出又
明年三月橋然有去志吾黨之士與父老咸踵門而留
卒不果於是相與伐石紀其績屬予爲文以道其遺愛
予謂侯之能名於遠邇而弗克罄其設施使得終三年
淹善政未可量也故取其事而次第之侯真定人名元

恭字居敬寧軒其自號云其詞曰維茲四明際海爲
疆方伯連率有紀有綱彼美王侯來守茲王莅政不苛
疏通公溥治首興學視漢文翁起卜葺敞卓乎成功詠
歸有亭杏壇翼時飲食教載蒸我髦士在泮飲酒周旋
隨齊作爲義阡易焚以埋既有深渠漕有梁步雖不民
病歡聲載路化民成俗爲惠實多去不我畱民其謂何
令德善政淡於胸臆以示不忘刻此樂石

案此碑趙轉運書俊爽似鷗波承旨朱教授文亦
質實無溢美王侯在慶元多善政其修四明續志
亦簡而有法而碑不及之何耶碑末列名有訓導

王厚孫齋長王寧孫皆深寧居士孫

慶元路儒學重修靈星門記至正八年四月前饒州路浮
梁州儒學教授郡人鄭奕夫撰奉議大夫秘書卿趙孟貫
書奉訓大夫福州路同知福寧州事翁達觀篆額在府學

鄞縣儒學重修記至元九年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段天祐撰并書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秦不華篆額在縣學

記云鄞舊有學至大二年毀於火皇慶二年同知慶元路事張伯延始興復之泰定三年縣尹玩周翰稍加綴緝而學事粗備事具前翰林侍講學士袁公伯長先後二記歲月濇久將修不繼日就摧壞棟宇頽壓垣壁穿泥瓦謁講誦荒略苟簡至正九年天台許君具瞻以守令選奉旨實來爲尹顧瞻側然曰是學之廢乃至爾耶吾忝以推擇而來凡縣事所宜致力者必於是乎先明日計所費首出家帑以倡僚佐景從人士風趨購材鳩工土木具舉不再閱月仆者起傾者正撓者腐者摧拉者莫不煥然堅緻完好矣旣又擢餘貲以製祭器禮服增置弟子員餘百人延師教之復勸邑民之好義者施田如千畝以給祭祀若師生膳飲爲文會第其高下立賞格置酒如鄉飲禮以盡激勵之道由是學事始大備斯役也教諭童啓訓導袁士元趙復崔植實左右之遂謀繕石紀其顛末而天祐適至因復來請爲文天祐惟學校之設尙矣先王所以篤天倫淑人心厚風俗者舍

是無他道焉自周官賓興之法廢而天下後世之政
者一切從事具文間有用心其職者亦不過規焉記
誦文辭之末耳所謂六德六行六藝口口口口有舉而
行之者也世道之降良有以夫國家敦崇文治荒陬僻
壤有州縣之名者未嘗無學明詔每下學校必爲首稱
設科取士又專以經明行修爲選宜其可以比隆三代
矣而教化之盛猶不能無憾焉者何哉奉行者非其人
焉耳許君進士起身歷任州縣所至以詩書禮樂爲治
今又膺朝廷重寄以來其畱意學校者豈止於區區土
木丹雘而已哉表章斯文作新多士必次第有其道矣
三年政成鄴學人才爲湖南冠他邑聞風而興駸駸古
道之復斯天祐所重望也許君名廣大九月十有六日
記

慶元路重修儒學記至正十六年丙申三月翰林侍講學
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潛撰嘉議
大夫中書吏部侍郎月魯不花下闕在府學

記云慶元在漢時爲鄴屬會稽郡唐改鄴爲鄆後又改
爲明州宋陞州爲府始號慶元國朝卽其地立宣慰司

統制七郡儼爲東南重鎮矣郡有宜聖廟儒學至元中
燬於火明年趙宏偉以舊制弗稱新作大成殿凡先聖配
至大二年趙先賢皆肖像於位冕下闕補且無大建葺至
享及崇祀先賢皆肖像於位冕下闕補且無大建葺至
正九年天子以阿駁圖公嘗長江陰州有治行擢守茲
郡始至會下闕朝延道行有大臣口口口口之舟楫器
械取具歸時供億輸日不暇給公疏滯理恭頽發機
應稍暇督獎勵諸生知所矜式成材頗衆又做科舉法
師躬程督禮下闕下而進退之優其禮賞而誘掖之人
試其藝能勸矣海沙與多隸於學魚鹽所集富商大
人益知自勸矣海沙與多隸於學魚鹽所集富商大
細往往爲市下闕益寬公計所獲羨其額募民以時入
直直多者賦予之出入爲幣二十有奇塗田二百畝沒
入鬻鹽大家公案下闕令首實得已責遂歛手歸所侵
地初輸繳不滿一十貫今得穀幾百五十石口其奇贏
制其出入口費節口口下闕每加倍焉由是奠祀盡禮
者艾得賙其匱師弟子得足其餐又謂廟學弗稱亟議
繕完梓人度口匱師弟子得足其餐又謂廟學弗稱亟議
事未五月樑楹棟板榱凡下闕之工各執其藝以待
飾口鮮口面之象口口之下闕山龍火藻采繪鮮美咸
中儀式距今六七十年而完好堅飭丹碧炳煥如始荆守
日口口口口之敏下闕咸相與歎嗟謂數十年來賢牧守

修學未有踰於公者於是學之士子不志公德爲之立祠以教授李光下闕請記前一月越之文學嘗請涇紀其郡監修學之功矣今明之文學又請涇述其郡守與學之事焉昔人下闕官而至於淮夷卒獲今兩郡之監若守常軍事煩役時皆能殫力悉心於俎豆絃誦之區其有魯侯之心哉維下闕猶在乎室屋之觀也爾多士來游來歌拾級而登則知進修之有序升堂而入則思致廣大而盡精微一言之下闕也一行之失一棟梁之撓也因繕完之密而歸諸反身之誠庶乎克廣德心而無負賢守作新之意矣公下闕以正議大夫陞郡監其先君咬住公嘗以孝義旌賞車駕臨幸其門公以嫡長當嗣世緒辭爵弗受棄賞弗取悉以讓其季則其爲政知所先務固一一有所本云至下闕丙申三

光公塔銘殘碑至正二十年危素撰并書今止存一片在

育王寺

賀秘監祠堂記至正庚子七月劉仁本撰史銓書在湖亭

廟

文云唐秘監賀公字季真世居四明小溪湖上性曠達
無俗韻嗜酒善隸草書晚年尤誕放道遥間曠自號四
明狂客嘗擢科累官太常博士開元間以禮部兼集賢
遷太子賓客授秘書監天寶初一旦棄官去若敝屣著
黃冠道士服請易居宅爲千秋觀詔許之仍賜鑑湖刻
川一曲蓋其抱高世絕俗之姿瀟灑出塵之表儀形丰
度鸞翔鶴峙蟬蛻汗濁之中神游八極泥塗軒裳浮雲
富貴駟然高舉介然遠引而不顧者也知汗世之不可
爲也故寄跡老子以游方之外知元宗好誕將必拂其
請也故託爲夢帝所之說以欲動其聽不能終遠其鄉
也故又請鏡湖刻川以居之清風高致千載而下聞斯
興起迨朱紹興間郡守莫將訪其讀書故地闢逸老堂
於城西隅月湖之曲與李太白同祀蓋取白稱其爲逸
老也寶慶中守胡深又更爲隱德堂以漢四皓黃公共
祀之擬其同郡同德也既而毀廢尋屬其址爲驛傳至
元更化因之弗改至正十九年江浙行中書省理問官
邱楠奉省命繕修館舍得闕像於蕪穢中爬犁剖滌衣
冠儼如卽驛東偏別作祠堂三楹以專祀撤黃公李白
位設楹齋奠之昭崇敬焉於是吞吐湖光以掾十洲鳥
嶼之勝而雲烟月露徘徊於斗牛之間者尚想先生之
風可陟也彼車塵轍迹宦途鞅掌過祠下趨館穀寧無
一二疎息者乎而邱君能表而出之其志爲可尙也徵

文於予辭不
獲而爲之書

靈隱景德寺東嶼海和尚塔銘至正辛丑四月前奎章閣
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
集撰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
筵事揭傒斯書并篆額在育王寺

有元靈隱景德禪寺明宗惠忍禪師東嶼海和尚塔銘
人品之分學力之至其地位高下毫釐有間孝子不能
存所加諸其親弟子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師也况乎佛
氏之學以實證實悟爲則非思慮可以計度非補葺可
以依希踐履之真確有識者望而辨之岐路之差殊真
知者有以析之假借之私無所逃於凡目况欲無愧於
作者傳信於將來者乎達摩之宗臨濟爲最盛宋之南
渡豪傑不一出至其季年來東南諸大道場率其支流
餘裔或以勢力相加尙或以係屬相因而諸老之遺
風殆盡矣是以執筆之士考其顛末揆諸古人未嘗無
照文之懷焉集往以遊吳與今開元住山悟光訪東嶼
海於淨慈懇款篤實言不妄發簡默自處泊無世情貌

不踰於中人而說法之際音吐洪暢雖弱不勝衣而步履整服秀而有儀惜乎未久而遂去不能以叩其淵微也今既歿之十三年光公自中吳與其門之學者輯其行實以相寄予觀其初見石林鞏公得法之機又與橫川珙公勘辨之說曉絕奇峭豈以意識縉緹之所能者哉明年光過臨川爲集言曰海公法席之盛自其門出世者百餘人近年諸師之門以法器相尙者之衆或未予以過之也又曰師之塔在石林塔之左而未銘也子爲我書之師諱德海台州臨海陳氏子故宋寶祐五年二月六日生稍長常端坐不與群兒戲父母心知其不能居俗也年十二其母舅知其爲寒山寺僧擊與俱十四從僧安石山落髮故宋參政鶴山魏公之子浙西安撫克愚請禮部牒度之爲僧具受大戒天兵至浙有卒逐之前阻水師默禱觀音因趨躍十數丈及岸而止苦有挾之者然遂免謁石林鞏公於承天石門問師如何是汝自己擬議林便推出師乃有疑一日爲病僧市藥忘所向及歸值林開室問曰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林卽打師卽徵證呈頌自通林遷淨慈命師爲侍者一日林舉國師三喚侍者語問之師答云不是失却貓兒卽是失却狗子又云是辜負不是辜負瞞人自瞞林以竹篋擊之曰光吾宗海子也且覺菴在承天請主藏而珙橫川遷育王師舍藏而從之川

室中垂語云南山竺符東海鳥賊師遠掩其口請師更
道川以手托開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師拂袖便出川
猶以藏鑰爾之師常見通北院論雲竇革徹二門機語
峻決師作長頌以申之歸天台瑞巖有寶方山因夜坐
論佛法授受之際山駭曰臨濟宗墜地久矣其在子乎
至元二十七年師出世天台寒巖寺爲石林燒香大德
乙巳受請居姑蘇楓橋寒山寺學徒雲集郡官脫因有
子爲骨鯁數月醫不愈師撫之骨卽出又有朱氏子患
迎摩羅疾創痍被面氣息忽忽來拜師摩頂及面七
日而愈人甚神之而師淡然無所爲也至大己酉遷崑
山之東禪寺至大辛亥武宗皇帝賜璽書金襴衣皇慶
二年遷杭之中天竺病時學人惑於聲色作二偈以戒
之延祐二年的斤丞相以淨慈大刹衆萬指屈師領之
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胡孫子不死曰咬破鐵
饅頭因甚路上有飢人又曰波斯去帽蔗咬甜頭又曰
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語皆不契昔者淨慈
災至師住山而修筍駙馬肅王將禮觀音於補陀巖聞
師禮觀音千拜寒暑不易遂兩偈借往及至終日無所覩
王求師講之光發巖谷劃然震動得見變甚異王歎曰
非假師道行吾不能有所覩已泰定二年脫丞相請
居靈隱師平生說法作用自如不假杖拂諸方委心焉
四年丁卯九月示徵疾手書謝丞相及所知招弟子

付屬書頌訖踟蹰而化僧臘五十七世壽七十二賜明
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傳於世此略具一二焉噫達摩
以直指爲宗而數百年來文字轉盛然而語默動容皆
有所發明得之者自知悟之者不怖然則六會之語行
墨足以盡見之哉故銘其塔銘曰我觀東南大清淨
海高山臨淵上極空界諸佛賢聖遊戲自在光音迴旋
舍攝小大應時出現其寂不昧乃作開士秀映象外施
無畏者亦其超邁奮身絕流如影歷塊豈假舟筏將迎
計載穹林千樹孤鳳無彩一聞百悟昭徹元解佛祖授
受密契真戒六坐道場吳越之會杖拂不施雲興雨沛
貴人大官象馬珠貝三請彌尊法席之最成歡久住略
不顯對弟子分布說法承派臨濟遺風漂然誰待去來
何心塵影何礙悲願勝行猶足垂代

慶元路儒學興修記至正二十一年十二月奉直大夫溫
州路總管管內勸農事兼防禦事劉仁本撰并書中奉大
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鄱陽周伯琦篆額在府

學

加封忠佑廟神之碑至正二十四年六月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士元撰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兼海道都漕運萬戶倪可輔書并篆額上有蒙古字十行又正書宣命二字

在北郭廟

文載壇廟門

鄞縣重修儒學記至正二十六年二月亞中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副使郡人程徐撰將仕佐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澗河楊彝書朝散大夫前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豫章揭泂篆額在縣學

聖旨碑殘缺不見年月據寺志云至正二十六年在天井寺

明

大梅山護聖禪寺重建記洪武八年乙卯前四明萬壽禪寺住持沙門清澹撰前國子上舍生天台王寓書并篆在延福寺

定光佛牙舍利塔銘洪武三十一年七月雪竇寺住持沙門道初撰并書在海會寺

欽器圖并說永樂九年七月鄞學教諭上官冕書在鄞縣學

重修鄞縣儒學壁記永樂十三年正月縣學訓導樓穆中撰并書在縣學

重修萬壽寺碑宣德九年十月撰書人姓名磨滅在城東南萬壽寺

天童寺鐘題字宣德六年在天童寺

竺庵法師塔銘正統二年十月行在禮部尙書毘陵胡濬
撰行在吏部考功司主事東吳夏景書丹行在吏部左侍
郎會稽章徽篆額在延慶寺

定光古佛事實記宋寶慶三年丁亥試尙書禮部侍郎范
楷撰翰林學士兼侍讀鄭清之書并篆額明宣德二年丁
未五月吏部郎中程南雲重錄并篆額正統三年己未佛
跡峯比丘道盛立石在佛跡庵

重建漢董孝子廟記正統三年十月國子祭酒陳敬宗撰
文儒士金陵陳叔毅書在董孝子廟

福聚庵興造記正統四年己未二月少保戶部尙書兼武

英殿大學士永嘉黃淮撰阿育王山廣利寺沙門宗正書
在福聚庵

寧波府重修學宮記正統四年十月教授周璣撰通判查
琳書推官陳克昌篆額在府學

延慶寺鐘樓碑記正統癸亥九月雲南左布政使應履平
撰禮部司務周濂篆樸陽常樂講寺住持沙門恩遇書在
延慶寺

城隍神廟碑正統十一年丙寅十二月廣西按察司僉事
黃潤玉撰文南京太常寺少卿鄭雍言篆陝西按察司副
使張楷書在府城隍廟

惠安寺鐵方響景泰六年造在青山寺

宋石將軍廟碑天順元年丁丑九月知縣胡驥立石在縣西望春橋

鄞縣學鄉貢進士題名碑天順五年七月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撰左僉都御史張楷書刑部尙書陸瑜篆額在府學

補陀寺鐘題字天順六年二月十九日造在城東七塔寺重修石將軍廟碑正統中刑部郎中四明陸瑜撰儒學教授姑蘇成矩書丹寧波府同知滇南劉文顯篆額成化改元八月始立石知府孝感張瓚有跋在縣西望春橋

先聖廟退坐講堂碑成化二年丙戌四月工部尙書兼大理寺卿王來撰河南右布政使豐慶書太常寺丞前中書

舍人金湜篆在府學

寧波府學尊經閣記成化四年八月廣西提學按察司僉事黃潤玉撰福建布政司左參政王士華書在府學

阿育王禪寺頤菴禪師塔銘成化十一年十月提督山東馬政太僕寺丞前中書舍人直文華殿金湜撰在育王寺寧波府重修廟學記成化十三年八月翰林院侍講學士楊守陳撰兵部武選司郎中洪常書太常寺丞金湜篆在府學

重修石將軍廟記成化十七年二月刑部尚書致仕陸瑜撰兵部武選司郎中洪常書丹太僕寺丞前中書舍人金湜篆額在縣西望春橋

寧波府儒學進士題名記宏治四年正月兵部郎中洪常
撰湖廣按察司副使楊□□書太□寺丞前中書舍人金
□篆在府學自宏治己未科至嘉靖三十年止本學教授
補刻

獨秀山記宏治十三年三月廣東布政司左參政郡人劉
洪撰并書在寧紹台道署內後園石洞

寧波府重修儒學記宏治十三年八月南京兵部車駕司
員外郎嚴端撰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屠滿篆右副都御史
朱瑄書在府學

碧泚水僊淵靈廟碑宋嘉熙三年知慶元府趙以夫撰明
嘉靖二年邑人毛海書在月湖西北水僊廟碑陰記馮應

奎書

徵君廟碑記嘉靖二年張琦撰在七塔寺側

重建它山遺德廟記嘉靖四年八月四川按察使里人呂和撰山東兵備按察副使□□□書兵部職方司郎中里人華愛篆額在它山廟

未思堂記永樂四年伊府紀善天台鮑原宏撰嘉靖乙未吏部文選司員外郎長洲王穀祥書未思堂者指揮僉事萬武所居也其從元孫表請穀祥書而刻諸石今在米倉前應氏

漢義勇武安英濟王碑元集賢待制馮子振撰明嘉靖七年南京工部主事管儀真履邑人戴鯨書跋在延慶寺

董孝子祠贊嘉靖癸卯仲秋月寧波府知府沈愷撰在董孝子廟

草書千字文嘉靖癸卯九月雲間沈愷書姑蘇胡樸跋在府學

沈愷題水月橋詩草書在延慶寺

敘唐秘監賀公碑嘉靖癸卯季秋寧波府知府沈愷撰郡人方仕集唐北海守李邕書在湖亭廟

豐坊書底柱行草書嘉靖二十三年在天一閣范氏

張文定公神道碑開淵書屠僑篆額撰人蓋大學士嚴嵩也其姓名爲人鑿去在張氏墓

唐刺史吳公廟碑宋禮部尙書王應麟撰明嘉靖戊申三

月山西絳州判官毛誥治石重立在澤民廟

寧波正學祠記嘉靖壬子七月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前禮部郎中武進薛應旂撰文寧波府知府成都孫宏軾書江西布政司左參議郡人周相篆額在鎮明嶺正學祠

重建世澤堂敘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曾承芳撰在延慶寺

嘉靖九年諭旨碑嘉靖三十三年仲夏知府邱玳等立石在府學

寧波府修學記嘉靖三十六年孟夏郡人虞書篆撰人姓名鑿去

勅諭碑洪武元年頒降春秋通祀祭文一道永樂四年三月勅禮部一道嘉靖中知府張正和立石在府學

草書千字文嘉靖三十六年仲冬四明薛晨書後有文徵明王穀祥許初彭年陸師道跋在天一閣范氏

寧波府重修天封浮屠碑嘉靖三十九年六月張時徹撰虞書篆額并書在天封寺

義瑞堂帖嘉靖壬戌秋四明薛晨刻殘闕在天一閣范氏賀丞廟碑嘉靖壬戌湖廣布政司右參議前禮科給事中楊言撰在城東先農壇前

孝友忠信四大字碑萬曆丙子上元日蜀人劉翽書在府學

御製碑萬歷六年戊寅正月在府學

寧波府學山記萬歷九年十一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汪鏗撰在府學

寧波府學釐復山碑萬歷十年正月兵部右侍郎范欽撰郡人林芝書并篆額碑陰有圖在府學

豐坊書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大悲心陀羅尼大慧禮拜觀音文俱小楷萬歷壬午范欽刻石并跋在天一閣范氏重修唐刺史廟碑萬歷十三年九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毛爲光撰在澤民廟

新修儒學記萬歷十五年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邑人沈一貫撰翰林院編修慈溪王萱書并

篆額在鄞縣學

寧波郡丞龍侯釐復它山廟田碑萬歷辛卯四川按察副使慈谿葉應乾撰部民林芝書丹并篆額龍侯名德孚字伯貞湖廣武陵人在它山廟

寧波府五縣學田碑萬歷辛卯四月福建布政司參議加太常寺少卿致仕余寅撰州民汪禮約書并篆在府學宋儒丁先生座右銘萬歷癸巳裔孫此呂重刻在寧紹台道署內

案丁先生名鍊新建人以伊洛之學倡江右與陸子靜友而議論有不同者自號甕天居士

董孝子廟新修記萬歷二十三年七月禮部尙書兼東閣

大學士沈一貫撰文州民林芝書在董孝子廟

重修鄞縣儒學碑萬歷丙申余寅撰林芝書并篆在縣學
重修它山水堰碑記萬歷三十二年甲辰五月吏部右侍
郎郡人周應賓撰郡民李復榮書丹并篆額在它山廟
司理張公重修董孝子祠碑萬歷三十二年五月禮部儀
制司主事屠隆撰文書人姓名磨滅在董孝子廟

董孝子祠父母上祀碑萬歷三十三年乙巳正月左春坊
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全天敘撰書人姓名闕在董孝子
廟

東晉邑令義忠王碑萬歷三十三年四月鄞縣知縣內陞
刑部主事高淳魏成忠撰在梁君廟

寧波府學文昌閣記萬歷乙巳九月分守寧台道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參議建安鄒希賢撰邑庠生陳九思書在府學

新建真武宮碑萬歷四十一年仲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予告沈一貫撰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丁□□篆額在城東桃花津

重修鄞縣儒學并置學田碑萬歷四十一年癸丑侍郎周應賓撰太學生汪禮約篆額邑民童嘉猷書在縣學

海曙樓賦萬歷丁巳仲春董大晟撰兵巡海道同安蔡獻臣跋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范汝穀書在鼓樓

新建海曙樓記萬歷四十五年八月後有知府楊鍾英名

碑已斷在鼓樓

重修儒學記萬歷己未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丁繼嗣撰
邑民童嘉猷書在縣學

補陀寺鐵磬泰昌元年仲冬在七塔寺

重修忠佑廟碑天啟七年大理寺右評事李遵撰兵部職
方司主事林棟隆書會試舉人張圭章篆額在北郭廟

邑侯張公懷棠祠碑崇禎己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李康先撰文河南道監察御史□□□題額舉人
謝簡書丹在城隍廟

重修寧波府城碑崇禎三年仲秋在西門月城內

重建崇教寺記崇禎四年太僕寺少卿徐時進撰文光祿

寺大官署署丞汪其俊篆額同邑童嘉猷書在崇教寺

新建四明三佛殿碑記崇禎五年孟夏延平府知府范汝梓撰光祿寺大官署署丞范汝毅書并篆額在崇教寺

重修甬東余使君廟碑記崇禎六年余啟芳撰在城東北蜘蛛嶺

先覺堂記崇禎九年季冬天童寺僧圓悟撰并書在天童寺

重修府學記崇禎辛巳季春吏部左侍郎林棟隆撰翰林院編修葛世振篆額邑庠生倪元楷書在府學

重修鄞縣儒學記崇禎辛巳臬月翰林院編修葛世振撰楊德周書陸寶篆額在鄞縣學

興復柳亭菴大超法師碑記崇禎壬午南京大理寺卿河
南道監察御史邑人陸世科撰里人陸世龍篆額世燾書
丹在柳亭菴

天童密雲悟禪師塔銘崇禎甲申季春巡按御史徐之垣
撰翰林院編修葛世振書并篆額在天童南山

古碑附

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李陽冰玉筋篆今在郡樓下

王象之輿
地碑目

裴公德政碑李陽冰篆在衙門內

輿地
碑目

裴刺史德政碑李陽冰篆在設廳李斯小篆一一在設廳

一在鄧山堂

寶慶
志

明州刺史王密德政碑請立勅書建中二年十月立碑李

舟撰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勅書乃徐浩書

實刻類編

熙陵命王著集法帖第五卷有李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
未知何人書黃秘書長睿著法帖刊誤云按其文田疇耕
耨爲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
所撰明州刺史裴公紀德碣中字也此帖乃摹田疇等十
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
見此碑也秘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
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憲系字殊無三代體與
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謂史籀書者卽此碑額中
字也歟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

之秘書以爲楊字殆未攷爾州菴德三字皆在系卽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秘書却未攷此碑之額耶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謂精鑿矣建炎三年兵燬舊物幾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藁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貳卿李公景和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緜昌縣玉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輦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按趙德甫金石錄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

攻媿集

董孝子廟碑大歷間刺史崔殷記徐浩書昔與唐刺史王密德政碑李舟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額竝傳建炎兵火

石已斷缺今所存宋僉判韓嘉重刻

至正續志

唐文宣王廟碑前侍御史裴口八分書并篆額貞元四年

五月旬有一日建在明州

寶刻類編

唐新修文宣王廟記鄭楚蘭撰令狐驤正書并篆額大和

六年二月十五日立在明州

寶刻類編

文宣王廟記文宣王冊請立文宣王冊牒皆唐碑在府學

寶慶志

唐文宣王廟碑在州學火損其半

輿地碑目

柳公權書金剛經在州治之進思堂

輿地碑目

唐心鏡大師舍利塔銘在鄞縣之崇壽寺刺史崔琪狀其

事

輿地碑目

開元寺碑在鄞縣南二里寺有二碑其一李頻文其一陶

祥文韓擇木書

輿地
碑目

崇壽寺額在鄞縣唐相裴休書

輿地
碑目

移城記唐推官韓杼材撰在簽廳

寶慶
志

唐明州南樓詩陳右撰胡師模八分書元和二年十二月

立

寶刻
類編

唐太白禪師塔銘范的撰并書元和乙未

寶刻
類編

唐天童巖寺碣范的撰并書長慶三年仲春

寶刻
類編

唐大梅山常禪師還源碑江積撰并書開成五年七月

寶刻

類編

鮑君廟記楊倫書不著朝代在明州

寶刻
類編

唐阿育王寺舍利塔銘張行博書

天下金石志

元至元二十七年城中握蘭橋旁民家築室穿土得誌石一片其文乃唐開成四年太原王夫人之墓誌謂其曾祖

王元浩在元宗時拜諫議大夫左庶子慕巢由之志辭疾

不就宋尙書王應麟爲詩以紀其事

宋詩紀事

鴻濛肇開闢變嬗幾成毀寥寥斷竹歌瓦聖剏姚姁周典墳以族詎認青鳥子公琴記咎繇邠山稱東里葛清失之矯璠瑛過於侈焉知宮夾墓莫識龜言水銅槃字十六銘自比干始延陵有孔篆烏庠半隣止漢輒猶簡樸石章寢華靡無愧惟有道媚俗多虛美七松諛士良何以懲不軌載筆鮮南董屢浮謬臧否豈悟冢中人三百年不死婦名弗出柙古未有碑誄諱見春秋初誌起典午氏簪蒿隱士妻芳刻垂千祀楊高託不朽習之文

中理或犯葵邱禁息國事何恥蛾眉爲黃土磨滅更誰紀宰如此何人維邑之女士逸民孺仲裔冰雪濯紈綺

來儷古鄞州儉勤終莫齒試問幾年頗與銅人似雖微黃絹辭亦質而不俚邱夸池又平蓬顯今塵市聚廬

寒劫灰餘光輝泥滓日德口口倚闌口萊鴻比我行松
栢下勢榮朝茵爾隆碣牛礪角翁仲臥荆杞蘭艾均一
塵玉珉同一燬孤竹夢茫然柳下
壟孰是片石幸有傳詩以貽彤史

明州額舊錢氏書

輿地
碑目

奉國軍額太守潘良貴書

輿地
碑目

慶元府額參政何公立中更水火撤去寶祐四年判府吳

潛始書之

開慶
續志

奉國軍節度使彭城錢公碑銘崔仁冀撰碑已無存而乾

道志載其文

至正
續志

石延年古松詩石刻舊淪沒於平準庫荒棘中後紀至元
間府判齊謙移置府治之廳側其詞曰直氣森森恥屈槃
鐵衣生澁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聲撼半天風雨寒蒼

蘇靜緣離石上絲羅高附入雲端報言帝室掄才者便作
明堂一柱看尙書樓鑰有跋語云吾鄉郡從事官舍先有
籌筆驛石刻慶元己未節推古汴趙師旻字致道又刻此

以配之

至正續志

宋九經堂記李閔撰在寧波府治

天下金石志

政和七年太守樓昇乞置高麗司徽宗皇帝有御筆批諭
刻之於石其碑在西湖錦照堂

乾道圖經

東渡門舊有范的所撰碑後沉於江而尙書慎溫其所作

碑亦不存也

乾道圖經 慎或作謹避宋孝宗諱

王文公安石祠堂二所一在縣之經綸閣一在育王山廣
利寺寺中祠堂記嘉祐六年錢公輔立從事胡宗愈之文

也

乾道
圖經

蒼雲堂吳公塘相公衢皆張卽之書

開慶
續志

老香堂四明窻雙檜泉皆在郡圃吳潛書扁

開慶
續志

知津驛在西渡上吳潛題扁

開慶
續志

張卽之書醉翁亭記屏風在青山元編修葉恒故宅

開

趙子昂七觀帖小楷最妙未有元學士袁文清公題跋在

寧波府

格古
要論

楊士奇跋七觀帖云七觀帖元袁文清公所作以贈程文

憲公致仕南歸而趙文敏公之所書也公小楷如黃庭樂

毅皆臨古人書獨此帖出公自然之趣惜紙墨未甚佳耳

此刻今在四明余得之孟顥秀才又一跋云余多得七觀

帖獨此本紙墨差勝彭百鍊浙東還所惠者又一跋云程文憲之歸袁文清之文趙文敏之書皆所謂得意者也惜當時刻手不及耳余所得者獨此本差明白蓋鄞士吳友

麟所惠者

東里續集

七觀帖舊在袁氏奇觀樓下後移入郡治內明萬歷間郡守吳文企好古鑒賞載石而去豐考功坊曾摹刻焉

聞志

元沿海上萬戶府達魯花赤哈刺解德政記沿海上萬戶

甯居住立石

至正續志

延慶寺舊有四明尊者戒誓辭趙清獻公法智行業記陳忠肅公淨土院記石待問保恩院記元統中寺僧本無皆

登於石

至正續志

法智大師行業碑宋資政殿大學士守太子少保致仕南陽郡公趙抃撰元延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書并篆又十有八年至元後丙子住持佛護匡道大師本無立石嘗見范氏天一閣有搨本聞蕊泉謂碑石已斷裂今其石不復存矣

日湖訪古錄

慶元路鄉飲酒記至正九年三月陝西行臺侍御史李好文撰翰林學士承旨許有壬書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題

蓋

天一閣碑目

延慶寺重建大殿碑至正十年四月沙門曇噩撰同知慶

元路總管阿股圖篆額

天一閣碑目

疊秀軒在太白之中峯元僧曇噩有賦學士袁桷爲跋語

載清容集而賦則失傳矣康熙戊申聞性道於山中覓得

其殘碑二角

聞志

豐氏萬卷樓向藏賀知章書千字文章草孝經龍瑞宮記

樓燬三帖無傳

聞志